

大學

(一)

你坐在個人研究室的辦公椅前，窗外整排的的壓縮機一如黑色的眼睛，睜大瞳孔看你，眼睛上佈滿灰色的塵埃，轟隆轟隆，自顧自運轉。

你彷彿錯覺自己也是一顆塵埃。

這是最好的時代。

你看著正在講台上滔滔不絕講述的那個人，他的眼睛有蘇格拉底的靈魂在跳舞，手指如舞者優雅地揚起或墜落，在自己驚奇的眼光中撥開理性或人文的混沌迷霧。那教室裡的牆彷彿鐫刻一則則身世離奇的故事，投影機的藍色光線如同燈塔上的光，那光映照著揮汗宣講的人，他眼角深刻的皺紋如遠方的船，船行漸遠，灑滿歲月的斑駁。

是的，這一切皆關乎知識的奧秘。

我們正踩在先輩的肩上往前邁進，你不能獨自離開，你不能不明白。

「我們夢寐以求的未來必不能離開偉大的過往。」

那講台上的人的忽地將眼光掃向台下，突然發現眼前只剩下空蕩蕩的座位和他自己，陽光從教室的大窗飄落下來，灰白的牆沒有半點表情，那名講者終於停頓了下來，聲音凝結在褶痕累累的窗簾裡。

現在究竟幾點了？

他突然有些驚恐與惶惑，分不清楚眼前的光線究竟是日出之際或斜陽照山。

你突然看見那名講者變成了一隻鼠，鼠目上的金絲眼鏡細細勾勒彎曲的線條，那鼠扶了扶眼鏡，眼角餘光赫然瞥見自己捲曲嬰兒紅的手爪，瞬間怪叫一聲，吱吱作響，慌的逃竄出教室。

你就是牠，牠就是你。

(二)

這或者只是很像幻境的一場夢，你對自己說。

星期二中午你參加了學校的行政會議，會議上幾個行政主管正滔滔不絕講述學校的招生危機，統計圖表如同卡通般五顏六色的繽紛，使你想起孩子們的迪士

尼世界。坐在台下的你和那群聽講者很像米老鼠。米老鼠們聚精會神，面無表情，你則收起自己的尾巴畢恭畢敬。

「沒有學生就沒有教育，沒有教育也沒有這個教師的身份。老師們通常自尊心都很高，要他們像業務員一樣的放低身段為學生介紹自己的學校，談何容易？」

沒有任何一隻米老鼠反對，沒有任何米老鼠發出半點聲音。

你彷彿看見上星期準備課程時那故事裡的說書人在你腦海數落著你。那說書人長衫款款，骨瘦嶙峋，你彷彿依稀見他在血泊中臨死前對你扯著喉嚨，嘶啞的聲音迴盪在四周，淒風慘慘，眼前正是黃葉飄落萬點愁。你怔忡而無言，果真是大難之日又逢秋，只見那故事裡的老者娓娓訴說，你我都不過是糧倉中的一隻鼠，豈容你妄談自由？

用筆不凝神，你一不小心把自己的手畫了一條長長的墨漬尾巴。

左搓右揉仍始終抹不掉那條尾巴。

黃鐘毀棄，瓦釜雷鳴。

但你也不過是隻米老鼠。

(三)

你還記得你初見這所學校的模樣。

那時的你剛考上這間大學研究所，初到校門便見蜿蜒的溪水沿著山邊小徑緩緩流淌。南方炎熱異常，四處皆無遮蔽，公車偶爾滑過沿著斜坡植被拓寬的產業道路，一顆顆鳳梨戰甲列隊整齊。在你的城市或原鄉，你從未曾見過這種景象。炎炎的日光在田間小路的裂縫中發燙，這裡夏天少雨，因此盛產鳳梨，蘋果鳳梨、牛奶鳳梨與金鑽鳳梨，這裡的鳳梨滋味相較於他處如此與眾不同，特別的嬌貴，特別的少女，連名字都兩樣。

你還記得在小鎮上的冰果室第一次吃進嘴裡的那口鳳梨冰的滋味，如同有人在你舌尖上澆了一匙蜜，甜味的蔓延摻雜了微微的刺激，這簡直像是在吃一朵黃色的玫瑰花。

你和對面的那名男子說。

那男子是你交往數年的仍未婚嫁的男友，你看著他臉上的表情，兩人如同在時間的缺口發現了隱藏的秘密。那時你還不知道，往後的日子裡，你們即將遭遇不可逆的命運之襲，就在你們相識多年之後。

你最後卻沒能好好愛對方，甚至沒能好好離開對方。

你還記得最後一次你們在南方的炎日劇烈爭吵後他負氣獨行，一人不搭公車直直地往火車站步行揚長而去，你滿是淚痕卻又不知哪來的不甘心，堅持要載他最後一程。

但背叛的人是你，是你背叛了他，也背叛了自己。
你苦苦練就的腹語術。
卻始終道不出千言萬語的實情。

你愛上了大你二十歲的男人，對方還有著家室，這段戀情你身不由己。
然後，日子一如往常。
除了那些深夜的電話。

你接起話筒，聽見前男友偶爾大醉無聲地哽咽，無聲的渺茫，如同自雲端傳來的聲音。喘息，無聲，然後咕嚕咕嚕大口灌著悲傷，接著啣的一聲掛上電話，再也沒有聲響。

那些午夜電話有時也是出了聲的，偶爾你聽見一個幾乎陌生的男子說，我們復合吧，無論你做了甚麼事情。你沒有回答好或不好，只是問，你究竟喝了多少？最後一次的電話，一打來便是咆哮，一邊扯著憤怒的喉嚨大聲的說你真的很下賤你知道嗎你幹的那些事情我一清二楚了你電腦裡那些 EMAIL 我都看了我現在就告訴你所有的事我都一清二楚了連是誰我也知道你不要臉你不要臉你這賤人你怎麼不去死……。

你只是淡淡問，你用木馬程式看了我的信箱？
那通電話以後，你便覺自己無罪了。
愛到深處，刀刀見骨。
然而你終究沒有換電話。
因為你覺徹底的拋下他實在很可恥。
不知哪來背叛者的羞愧與良心。

好幾次，你就坐在這座校園裡安然的哭泣，教室的窗外沒有人，你愛的人其實並不愛你，你不愛的人也愛不了你。

那大你二十歲的男人最後一次和你見面，你和他坐在車裡。你說不能再這樣下去，你覺得自己已經別無選擇。他痛苦的表情寫著身不由己，你覺得一切都很熟悉，彷彿在哪看過。是〈陪他一段〉？還是〈紅玫瑰與白玫瑰〉？啊，不不不，都錯了，是〈犀利人妻〉。你看著他的臉突然覺得荒謬起來，起初只是微微的笑，接著卻愈笑愈大聲，這真是太可笑了，你沒來由沒節制的笑了起來，甚至一度笑岔了氣，你忘了那時到底有沒有流淚，只記得那男人面色鐵青。

其實我也沒辦法愛你，你笑完之後，便實話實說。
你在車窗的倒影看見自己鼻樑的線條與戴著隱形眼鏡的棕色眼眶，你的眼睛

裡沒有嘆息，只有窗外的藍天與白雲，你淡白的唇色如同一尾沒有心事的魚。

那男人長得很像你死去的父親。

(四)

說也說不清的少年爛帳。

你理當有自知。

該流的淚已流盡，該還的債也還不起。

你還記得多年以前的校園。

那時你並不清楚，時代的巨輪要將你帶向何方，你只依稀記得陪伴你度過青春的桉樹林，起風的秋天總有枯枝黃葉沙沙作響。回憶也是要落盡的，你心想，但不知為何眼淚還是簌簌的掉下來，你一人在研究生宿舍的單人房裡，不知道拿眼前的自己怎麼辦，為了不讓自己繼續哭下去，只好站起身來走進浴室，你用力拍打自己的臉和頭，仍無法阻止眼淚流下，到最後一怒之下打碎了浴室的鏡子，讓椎心的痛楚提醒你仍活在世上。

就讓身體和心一起爛掉好了，要爛就爛個徹底，你聽見自己對自己這樣說。

你狂敲猛打，看著鏡子上的血漬如藍染延著裂縫散開，冒出了暗紅色的花朵，彷彿正對你笑著，你不經意觸摸了一下手掌上的傷口，伴隨一陣鬼牙撕扯的疼痛。

你突然聽見宿舍的門鎖被室友開啟的聲響，一聲尖叫把你從遠方的世界帶回這座校園。

好幾天過去，你仍好端端的活著。

你睜開眼看著自己。

窗外雨後小徑一如米勒的畫，淺淺的天光鋪疊在石磚路上，青黃的繡眼鳥在樹林間跳走，綠影忽悠，一閃即逝。

仍是白日底下的清平盛世，一點也沒有改變。

不管你放不放過自己。

(五)

多年以後，你再度回到這炎熱異常的南方校園時，學校的樣子早已大改。一幢幢高聳的新建築列隊迎著烈日，彷彿依稀可見眼前的高牆如膨脹的巨人用力將你踩在你腳下。當年的校園小徑全都拓寬了，人文學院、商學院、管理學院和音樂學院，全都氣象萬千。你其實也不太記得當年學校的原貌，就像你也幾乎快要忘記自己青春的模樣。

人在江湖，十年夜雨。

中午還有計畫案的會議，應該還是在上星期原來的會議室。你想起上次坐在會議室的自己，一邊吃著便當一邊翻閱手邊的相關資料：國中小營隊、在地文化地景考察、課後輔導與照顧名目之細與事項之繁雜，看起來煞有介事。

「這便當是哪家的？怎麼那麼難吃？下次還是改訂○○○吧。」那名老教授說。

你這才停了下來。

其實你根本分不清楚今天的便當和之前有甚麼不同，對你而言便當不過就是便當。日復一日，你味蕾上嚼碎的只有時光，你看著手機，想起每日早上八點一到立刻響起電子簽核的自動通知信件，簡直是蘭舟催發。從來沒有漏過一天，連一秒鐘都沒有。你覺得自己才是誤闖了這個齒輪世界的外星人，你被囚禁在這裡，哪裡也去不得。真是不早也不晚，你就是在這裡。然而你亦對過往無從懷念起，你根本沒辦法再回到那裏。

研究所那段時期你對學問這件事的印象其實少的可憐，唯一記得那個總是和學生詩酒話家常的中年教授。你記得那他在課堂裡總是說人一輩子只需要專注做好一件事，學問重在實踐，整日孜孜矻矻寫論文並不能證明自己，更不能證明價值。

「知識分子面對學生就是身教言教，唯有良知和無畏才是教育，甚麼 KPI 和升等，全是花拳繡腿的假功夫。」

你彷彿又看見自己當年也曾在圖書館的角落裡梭巡，如同一隻飢餓的猛禽，東嗅西聞。你千辛萬苦找出那本中年教授口中早已絕版多年的哲人之書，也永遠記得自己開啟那些文字時內心的悸動與感傷，那確實是用生命累積起來的學問，一期一會，但一本也就夠了，一字抵千金，無須千言萬語謊話連篇。那些文字陪伴你度過愛慾掙扎的時刻，陪伴你長夜與無數個淺眠易醒的破曉天光。

「自由也是可說而不可說，靈魂不滅也是可說而不可說。」哲人說。

你想起那些文字，想起自己的青春，甚麼叫自由？甚麼叫責任？甚麼又是永恆？你看著自己親手撰寫的計畫案，其中最重要的命題就是大學社會責任實踐，你突然覺得心慌異常，你果真理解何謂大學？你果真實踐了你所在位置應有的社會責任？你午夜夢迴時無愧於良知嗎？這條大學之路如此遙遠與漫長，你可知你踩過多少競職者的屍體姍姍來遲？你可知所謂理想與抱負皆如黃花落日，夕陽西下？你還有甚麼怨可道？還有甚麼冤可訴？這是結構性的問題，你也是身不由己，要怨就怨自己生錯了時代。

你的胸口突然莫名翻湧，你知道自己也是謊話連篇。

簡直無可救藥。

路漫漫其修遠兮，你的路還長著呢。你現在想逃走嗎？但你其實哪也去不了。

你的研究室電話突然響了起來，鈴聲飄落在辦公桌的落地窗，你覺得一切都很透明，透明到幾乎看不見。

你活在一個透明的世界，週遭是薄如蟬翼的玻璃之牆。

你接起電話。

「老師你忘了今天的會議？要開始了。」

「喔，知道了。」

你披衣起身往研究室的門外走去。